

增訂本  
普通语言学

高名凱著



新知識出版社

增 订 本

# 普通语言学

高 名 凱 著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增訂本  
普通語彙學  
高名凱著

\*

新知識出版社出版

(上海湖南路9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5號

上海國光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6 插頁:4 字數:430,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600本

統一書號:9076·19

定 價:(7) 2.40元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作者在北京大學講授“語言學引論”的講義，經過整理、修改和補充寫成的。

內容包括五部分：“導言”，說明語言學的任务；第一編“語言的社會本質”，討論作為全民交際工具——語言的特点、起源、發展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第二編“語音”，討論語音的成分、結構和語音的演變規律等；第三編“語義和詞彙”，討論語義和詞彙有關的一些問題，如修辭、風格學、詞源學以及詞典編纂法等問題；第四編“語法”，討論語言的語法構造的特点，詞法、句法、語法的演變規律以及歷史比較語法等問題。

增訂本又經作者增加了音位和音位學、風格學、詞彙的發展、詞類、句型等五章，內容和文字也有修訂。

## 前 記

自从斯大林的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問世以來，我國人民对語言研究的重要性已有所体会。年來各报章各雜誌上所發表的語言学論文有如雨后春筍，而各高等学校也都有語言学課程的設置。这种情勢使得我們有徹底掌握語言学的一般知識的要求。然而一直到現在为止，我們还找不到一本对語言学知識作全面介紹的書籍，各学校的語言教学工作还存在着許多困难，而一般語言科学工作者也有缺乏語言学参考書的感觉。因此，同志們鼓勵我寫一本全面介紹語言学內容的書籍，我也就把我在北京大学講授“語言学引論”的講義加以整理、修改和补充，寫成了一部《普通語言学》。

《普通語言学》上下冊于1954年8月和1955年1月相繼由东方書店出版。出版以來，蒙讀者們关心，有的給我直接來信鼓勵，有的在报刊上提出一些意見，这些对我都是很有幫助的。这几年來，普通語言学的理論不断地發展着，而我对書中所談的某些問題也有一些新的看法，于是，我就决定參考讀者們的意見和新問題的提出，并依照我自己的一些新的看法，將《普通語言学》加以增补和修訂。

增补部分可以分为兩类：一是加上整章的論述，补充旧本上所沒有談到的問題，例如第二編的“音位和音位学”，第三編的“風格学”等；一是在原有的章節上补充一些論述，例如第二編“音長、音重和音高”一章里的語調問題的論述，“音律”一章里的拍節問題的补敘等。修訂部分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改正一些不正確和不清楚的見解，例如“導言”里所說的“葡萄”一詞的來源，由于波蘭汉学家赫邁萊夫斯基的新的解釋，改为大宛語的 *bādaga*（原作大夏語的 *Bactria*），第二編“同化作用、異化作

用，换位作用”一章里的一些現代漢語語音變化的實例，挪到“語叢音變”一章里去，另換上一些漢語歷史語音學的實例等；一是刪去一些不清楚和冗長的地方，例如第三編“語義的分析”一章里的幾段冗文，第四編“表情的語法手段”一章里的一段話等；一是換去一些可能引起誤解的術語和實例，例如全書的“中國語”改為“漢語”，有些地方的“詞彙”改為“詞”，第一編“社會方言”一章里的“同行語”改為“隱語”，“包公”改為“劉天子”等。這樣的經過全面的增補和修訂之後，這部書的面貌已與舊本不同，因此就把書名改為《增訂本普通語言學》。因為東方書店已經隨着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發展而不復存在，《增訂本普通語言學》就由新知識出版社出版問世。

這部書的寫作，自初次執筆起到現在為止，前後將及十年。其中經過許多次的修改，送交東方書店排印前，又蒙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審閱，郭紹虞、吳文祺、張世祿等先生校閱，初版問世後，蒙讀者們提出一些意見，作為我的修訂的參考，而在前後兩次的排印中，又蒙東方書店和新知識出版社的編輯部各位同志加以細心的修飾，實在說起來，應當說是集體力量所完成的一部著作。如果這部書還有一點價值的話，這就應當歸功於上述各方同志的辛勞。

這部書的著作，除了敘述我自己對語言學各問題的見解之外，許多地方都是參考或根據國內外各語言學家的著作而寫成的。在轉述別人的意見時，我的辦法是：引用別人的個別語句時，就在下面加上註解，說明出處，根據別人的論點而加以發揮的就不加註。不過，因為有的根據已是大家所熟識的，有的已找不到原書，這些地方就不加註了。

這部書是就我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的理解而寫成的。但是，我的理解是否正確，自己沒有很大的把握，就是經過這次增補和修訂，也還可能有錯誤的地方，希望專家和讀者們能夠隨時給我提出意見。

高名凱

1957年2月4日記於北京大學燕東園。

## 目 錄

前 記	1
導 言：語言學的任务	1
第一編 語言的社会本質	11
第一章 語言——全民的交际工具	12
第二章 劳动創造語言	26
第三章 語言隨着社会的發展而發展	36
第四章 地方方言	49
第五章 社会方言	60
第六章 共同語	68
第七章 文学語言	79
第八章 語言的融合	90
第九章 語族	102
第十章 文字的起源及其發展	116
第十一章 文字和書面語言	128
第十二章 語言學的范围	135
第二編 語音	137
第一章 語音学的对象和目的	138
第二章 發音作用	141
第三章 閉塞音的分析	150
第四章 摩擦音的分析	159
第五章 輔音的顎化和唇化	168
第六章 元音的分析	171

第七章	音素的鼻化(附:音素表).....	175
第八章	音素的联合.....	178
第九章	音長、音重和音高.....	190
第十章	音律.....	202
第十一章	音位和音位学.....	205
第十二章	語音演变的一般性質.....	211
第十三章	同化作用,異化作用,换位作用.....	219
第十四章	語叢音变.....	235
第十五章	特殊音变.....	242
	附錄:注音字母、國際音標对照表.....	246
<b>第三編 語义和詞彙</b> .....		247
第一章	語义学和詞彙学的对象及目的.....	248
第二章	意义是什么.....	251
第三章	語义的性質.....	257
第四章	語义的分析.....	268
第五章	詞彙的性質及其範圍.....	279
第六章	語义的互相影响.....	288
第七章	同义词、反义词和同音詞.....	294
第八章	比喻.....	303
第九章	修辞.....	310
第十章	風格学.....	319
第十一章	語义演变的一般情况.....	328
第十二章	語义的演变.....	335
第十三章	詞的替换.....	346
第十四章	詞彙的發展.....	357
第十五章	詞源学和“俗詞源学”.....	367
第十六章	詞典編纂法.....	374
<b>第四編 語法</b> .....		381
第一章	語法学的对象及目的.....	382



第二章	語法的性質	384
第三章	語法形式的構成方式	394
第四章	形態和語法範疇	402
第五章	詞類	418
第六章	構詞法	429
第七章	詞語和詞語的結合	438
第八章	句子的結構和句類	450
第九章	句型	460
第十章	表情的語法手段	469
第十一章	語言的類型學分類法	477
第十二章	語法的演變	484
第十三章	歷史語法學和比較語法學	496

## 導 言

### 語言学的任务

語言学是以人类語言事实为研究对象的一門科学。斯大林在他的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里說：“語言是属于社会現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語言存在。”<sup>①</sup> 人类創造語言是很早的事情，但人类对語言的科学研究却只有很短的歷史。契科巴瓦教授在他的近著《就斯大林著作的观点來論語言学中的歷史主义問題》里把語言的研究分为兩個时期：一是科学以前的时期，自古代起到十九世紀，一是科学时期，自十九世紀起到現在。契科巴瓦說：“我們知道人类对于語言的研究已不下兩千年的歷史。但是論語言的科学，溯其起源，迄今不过一百五十年。”又說：“在科学前的时期里，人們对于語言曾經做過不少的觀察，有過在語法上記述語言系統的多次嘗試，發表過一些有关語言本質和語言起源的饒有趣味的意見。但是那些饒有趣味的意見决非都是正确的，因为沒有把有規律的和偶然的事实分別開來，致使語言的研究喪失了科学的基礎。”<sup>②</sup> 在十九世紀以前，人类虽然对語言也曾做過研究，如希臘人和印度人的語法研究，我國人的音韻、訓詁研究，但是要使語言的研究成为一种科学，却要把語言中有規律的和偶然的事实分別開來，这正好是十九世紀初年比較語法学家們所努力進行的。語言学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0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

② 契科巴瓦（А.С.Чикобава）等著，高名凱譯《語言学中的歷史主义問題》第1頁，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原文見《反对語言学中对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歪曲化》（《Против Вульгаризации и Извращения Марксизма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и》）俄文版第2集第7頁，1952年莫斯科版。

既是一門科學，它就必須具備科學的特點：研究語言事實的規律。

任何事物都在發展，語言也不能例外。斯大林說：“語言學的主要任務是在於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sup>①</sup>“發展”兩個字極為重要。所謂語言事實的規律主要應當指的是語言發展的規律，正因其如此，語言歷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換言之，要使語言的研究成為科學，就必須採取歷史主義的觀點，也“只有在應用歷史觀點的基礎上去研究語言的時候，語言的研究才變成科學的研究。”<sup>②</sup>

斯大林說：“語言之替社會服務，乃是作為人們交際的工具，作為社會中交流思想的工具，……這些特點僅僅是語言所特有的，而且正因為它們僅僅是語言所特有的，所以語言才是獨立科學——語言學——底研究對象。”<sup>③</sup>語言是社會現象之一，它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因此，語言學是社會科學，或社會歷史科學。前一個世紀六十年代，個別有重大影響的著作家們認為語言學應當包括在自然歷史科學里。在我國，我們也常常聽見人家說語言學是自然科學。這顯然是不正確的看法。作為社會現象之一的語言只能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主張語言學是自然科學的著作家施來哈爾（Schleicher）認為語言的特點是生長，不是發展，因為語言本身是有機體。然而語言絕不是有機體。契科巴瓦教授在他的另一種近著《語言學概論》里說：“我們不能夠把語言看成有機體。語言的特點是發展，不是生長。語言學不可能包括在自然-歷史科學的範圍里。”因為“有機體的生長是生物學的過程；而語言的發展則受社會發展的限制，這是社會的過程”。而且“當一種語言由另一種語言發展起來的時候（或當一種語言由方言產生出來的時候），那麼這種新語言的根源就不再存在了，它不跟由它產生出來的那種新的語言並存。在生物界中父母和子女（甚至於祖父母：如兒子——父親——祖父）可以並存，語言中這種現象是不可能有的。”<sup>④</sup>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28—29頁。

② 契科巴瓦等著《語言學中的歷史主義問題》第1頁。

③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35頁。

④ 契科巴瓦《語言學概論》第1編第234頁和第48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

要之，語言學是一種社會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語言，但這種研究必得是科學的研究，即：必得是以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為研究的主要任務的。

語言學是一種科學，它必須具備科學的特點，因此，它是人們對語言或語言發展的理性的認識，不是感性的認識。契科巴瓦在《語言學概論》里說：“應該把諸語言的實際知識和語言（或諸語言）的科學研究區別開來。有人可能十分精通多種語言而對語言學沒有任何概念（正像有的人能夠美妙地唱歌，而不懂初步的樂理知識一樣）。”<sup>①</sup>由此，也可以明白語言學和學語言是兩回事。任何一個人（除了啞人之外）至少都會說一種語言，都學過一種語言，都應用着一種語言，但這並不使他成為一個語言學家。人類有社會存在的一天就有語言，原始的人個個都會說話，我們並不認為原始的人個個都是語言學家。有的人精通數種語言，而沒有對語言做過科學的研究，一般人就說他是一個語言學家，這是錯誤的說法，因為他雖然精通數種語言，而對這些語言的發展規律並不認識，他所有的只是對這些語言的感性的認識，不是理性的認識。

然而，理性的認識是以感性的認識為基礎的，沒有語言的實踐，沒有對語言所有的感性的認識，絕不可能成為一個語言學家。脫離語言的實際，沒有充分的語言事實的材料，一個所謂語言學家所得到的結論，他的所謂理性的認識是靠不住的，可能是錯誤的。毛主席說：“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sup>②</sup>不是從語言的實際材料出發的語言學理論是沒有根基的理論，可能不正確。馬爾<sup>③</sup>認為語言有階級性，這就是他脫離語言實際材料所得到的結論，因為在感性的認識方面，每一個說本族語言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和別的階級的人辦交涉，甚至於作鬥爭的時候，彼此所用的是同一的語言。如果不是同一的語言，彼此不能了解，怎麼能夠辦起交涉來，怎麼能夠進行鬥

① 契科巴瓦《語言學概論》第1編第1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0頁，人民出版社1951年10月第1版。

③ 馬爾（H. Я. Мартенсон，1864—1934年），蘇聯語言學家，他主張語言是上層建築，有階級性。斯大林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就是拿批判馬爾學說的錯誤作為主旨的。

爭呢？資產階級語言學家認為漢語是无机的語言（博布——Bopp，施來格——Schlegel），不合邏輯的語言，這也是不根據語言事實所得的結論。脫離实际的語言材料，沒有對語言所有的充分的感性認識，所得到的結論，就是唯心論的，錯誤的，靠不住的，不科學的；所以理性的認識必須到實踐里去求得證明，也必須从实际的材料里去找到根據。

語言學既然是一門科學，它就必須是人們對語言事實的“科學的抽象”（列寧語）。只停留在感性認識的階段上，終不能成功為語言學；對於語言事實沒有系統的理性的認識，我們對語言的研究就仍然是非科學的研究。語言學家必須充分的搜集材料，根據感性的認識，加以分析，加以歸納，从具体的事實里抽象出語言的規律，再回到實踐里去證明這些規律的正確性。

那末，這種對語言所有的理性的認識又有什麼用處呢？和其他科學的理論一樣，語言學也有指導行動的作用。毛主席說：“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sup>①</sup> 語言學的理論是解決語言實際問題的武器和指針，我們必須拿它來解決語言的實際問題。例如，我們應當如何的進行語言教學，這就需要語言學的理論來指導我們。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發表之後，蘇聯的語言教學起了很大的改革，就是一個明證。馬爾的語言學理論流行的時候，“外國語教學的初步課程必須从句法開始，依據馬爾的說法，句法是‘有聲語言的主要部分’。為了這個原則而往往犧牲了教學方法的見解和健全的思想的教師們所引以自慰的是他們至少也算遵守了語言‘新學說’的遺訓。”<sup>②</sup> 這種情形現在已不存在於蘇聯了。斯大林告訴我們，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是語言特點的本質，於是，外語的教學就以語言中有穩固性的部分——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為基礎。<sup>③</sup> 又如方言文學占什麼地位，今天是否應當提倡運用方言來寫文學作品，

① 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1頁。

② 雅爾契瓦(В. Н. Ярцева)《馬爾“理論”中關於詞彙和語法相融合的學說的批判》。見契科巴瓦等著《語言學中的歷史主義問題》第109頁。

③ 參閱：拉赫曼諾夫《五一七年級德語教授法：序言》，莫斯科教育科學院出版局，1951年。

漢語的語法研究應採取什麼道路等問題的解決，都可以從斯大林語言學理論中得到啓發。

語言學理論不但有用途，而且用途是重大的。我們可以从語言學的重要性來說明這問題。

語言學的重要性首先決定於語言的重要性，因為語言就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斯大林說：“可見沒有全社會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會組成員共同的語言，社會便會停止生產，便會崩潰，便會無法繼續生存。”<sup>①</sup>語言與人類社會同時存在，一有社會就有語言，它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種工具，是人類隨時隨地都要運用的一種工具。如果沒有語言，人類社會就不可能存在。語言之于人類的社會生活就像是水之于魚，正因為它對我們最有用處，它對我們是最常用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我們隨時隨地都要和它發生關係。語言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指導我們了解語言，掌握語言的語言學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門科學了。

其次，語言學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實際的語言問題；特別是我們中國，在現階段的情況之下，存在着許多關於語言的問題急待解決，需要語言學的理論指導。我國在過去一段時期內，因為反動政府破壞文化，帝國主義者進行殖民地的奴化教育，又受了些不正確的語言學理論的影響，一般人養成了崇拜外語，輕視本族語言，把民族語言看做封建階級的語言等錯誤觀念，因此，在語言上也就呈現出空前的混亂情況：一方面是无原則地抄襲歐洲語言的詞彙和語法，一方面是一味的拋棄民族語言的優良傳統，使得我們沒有一種“健康的全社會都懂得的語言”，使國家蒙受極大的損失。這種語言的混亂情形，必須加以消除。《人民日報》已經對這問題提醒過我們。<sup>②</sup>但是要認識這問題的嚴重性並且要得到適當的解決，就需要正確的語言學理論的知識。例如“馬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21頁。

② 參閱：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

尔的确曾想做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并曾努力这样作过，可是他沒有能成为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把馬克思主义簡單化、庸俗化了。”<sup>①</sup> 問題在于沒有正确的語言学理論，沒有正确的語言学知識，就不可能看清問題，不可能認識这些看法的錯誤，而要解决这些問題也非求助于正确的語言学理論和知識不可。自从《人民日报》的社論号召我們为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争之后，我們也曾有过許多关于中國語言，特别是汉語語法的著作，然而直到如今，汉語語法的科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來，这原因正是缺乏正确的語言学理論，心有余而力不足，沒有理論的武器，不知道要走哪一条路。因此，研究斯大林的語言学理論，学习各語言学家的語言学著作，正确的掌握語言学理論，是解决我國实际語言問題的关键。

又，語言学可以帮助我們解决一些关于文学的問題。高尔基說过，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語言。維諾格拉陀夫在他的《苏联文藝学的当前任务》里說：“巴甫洛夫院士說，事实——这对于科学來說是空气，理論是它的翅膀。对于文学來說，社会生活的事实和現象就是空气，而从藝術上來理解和概括这些事实和現象，是在全民性的、和人民的生活及歷史不可分地联在一起的語言的基礎上实现的。”<sup>②</sup> 語言是文学的基礎，文学必須通过語言，才可以得到实现。文学作家的思想感情必須通过語言規律所支配的形式才可以表达出來。許多文学的表現方法，实际都是关于語言的問題，例如我國的古詩講究平仄，这是依据汉語的声調規律而創造的表現方法。所以要成为一个文学作家，就必須掌握語言規律，而要掌握語言規律就需要語言学的帮助。我國有一些作家和一些希望成为作家的人們，平常多半不重視語言，尤其不重視語言学，他們以为只有丰富的生活經驗和正确的思想感情，就可以成为偉大的作家，而沒有想到无数的优秀的工人，都有丰富的生活經驗和正确的思想感情，然而不見得这些工人都是文学作家，这原因之一就在于沒有掌握語言的表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31頁。

② 《斯大林論語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藝学問題》第7頁，时代出版社，1952年。

現方法。丰富的生活經驗和正确的思想感情固然是个作家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沒有語言的訓練，不能掌握語言的規律，仍然不可能成为作家。阿歷克舍·瑪克西摩維奇·高尔基認為，“‘有才干的人們’对文字抱輕視的态度，会断送他們的作家的前途。”<sup>①</sup> 这句话值得想要当作家的人們的注意。語言学又可以幫助我們解决文学作家所要运用的文学語言的规范問題。当然，語言学理論并不主觀的指定规范，并不主觀的确定应当培养什么，避免什么，可是沒有語言学的理論指導，沒有語言学的分析，就未必能够找到文学語言的规范問題的适当解答。契科巴瓦說：“在任何情形之下，必須在兩個（或更多）都自居有规范性的变体之中選擇其中一个的时候，就应当确定这些并行的变体是如何產生的，其中的每一个和这語言的系統的基础相适应到什么程度，其中哪一个更符合于文学語言的發展的基本趋势等等。沒有預先的理論分析，沒有必要的科学論証，文学語言諸現象的规范化就会有变成簡單的盲目的技术规范化的危險。”<sup>②</sup> 就是科学术语的确定也需要語言学的幫助，有些直譯的名詞是否符合漢語的詞彙系統，例如“習明納爾”是否应当改为“課堂討論”，或是接受有國際性傳播的術語等等問題的解决，都需要語言学的理論來做指導。

語言学的另外一个重要性就存在于它和其他科学的关系之中。語言是一个复雜的社会現象。斯大林說：“語言是隨着社会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的。語言也將是隨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無所謂語言。”<sup>③</sup> 又說：“因此，要了解某种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發展的歷史，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sup>④</sup> 正因为語言与創造語言和使用語言的社会或人民的歷史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它可以反映这社会、这人民的文化，因此，一方面，社会歷史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語言，另

① 叶高林《斯大林关于語言学著作中的文学問題》第56頁，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

② 契科巴瓦《語言学概論》第1編第235頁。

③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0頁。

④ 同上。



一方面，語言的科學研究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社會或人民的歷史。例如，漢語里，到漢朝出現了“蒲陶”（即後來的“葡萄”），這“蒲陶”是由繼承古代伊蘭語 *bātaka* 的大宛語的 *badaga* 的對音，這就使我們知道漢人民在歷史上曾與大宛人民有文化上的交往。許多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民族學家等都拿語言學的知識作為研究手段之一，就是這個緣故。語言又是思想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這就決定了語言學和這些以思維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的聯繫，許多心理學家，邏輯學家和哲學家都拿語言作為研究的補助材料，拿語言學的理論來解決一些問題。語言的原料是聲音，這就決定了語言學和生理學以及聲學的聯繫，語言學的知識也就可以幫助這些科學的某些問題的解決。

此外，語言學還可以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例如，教學外族語言的設計，親屬語言的語法的編纂，替沒有文字的語言創造文字，編制適當的速寫法，失語病的治療等等，都需要語言學的幫助。

總之，語言學不僅僅是一門普通的科學，而且是一門極其重要的社會歷史科學。

研究語言學，需要完成下列幾個任務：

（一）描寫具體語言的現狀。對語言的理性的認識既依賴於對語言的感性的認識，那末，語言學的起碼工作就應當是對個別具體的語言做個事實的描寫。契科巴瓦說：“是否可以說因為分析語言系統的現代的描寫語法學只在靜態範圍里研究某一種語言的事實，就不是科學的呢？不，不能這麼說。現代的描寫語法學並不和歷史語法學相矛盾，而是它的必要的出發點：語言歷史的研究一方面是從現今的狀態出發而轉向以往事實的探討，一方面是從早期各時代出發而根究後來的變化。無論對任何一個情況的現存狀態的靜態的分析都是歷史研究的必要出發點。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語言系統的靜態的分析也只有在歷史的背景和歷史的幫助之下才可能估計到這種語言的歷史。所以，現代的描寫語法學——即附屬於歷史語法學之下的描寫語法學——和還沒有創立